

作家频道

母亲的芦苇

鲁北



插图 阿占

芦苇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初冬时节，有一点微微的凉意，母亲一个人弯着腰，在芦苇地里割芦苇。微风吹着鹅毛般的苇絮，也吹着母亲花白的头发。

一年又一年，芦苇站起来，又倒下去。

那一年，我决定把我在村子里居住了十几年的土屋卖了。与父母商量，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也没有说什么。

那已经是我搬到县城居住很多年以后了。那几间土屋一直闲置着，被风刮着，被雨淋着，被岁月侵蚀着。

卖土屋那天，买主站在天井里，我们也站在天井里，商量都能接受的价格。母亲说，我们卖屋，不卖宅基地，房前屋后还都是我们的。

我们小村居住十分分散，一家一户的，隔得很远。我和东邻隔着十几米，与西邻隔着三四十米。

我家房前有一片荆条，屋后有一片芦苇。母亲最在意的是屋后的那一片芦苇。

买主是我的西邻。他买屋不是居住，也不是为了那块宅基地，而是那几间屋，可以当鸡舍，以便于他扩大再生产。那几年，他在村子里孵化小鸡，在附近村庄小有名气，销路顺畅，他想扩大规模，就看上了我们闲置的那几间土屋。

几年过后，他的儿子去了青岛工作，没多久，他也去了青岛，不再做孵化小鸡的生意。他自己家的房子舍弃了，我家的土屋也舍弃了。没有几年，风刮日晒的，他家的房子和我的房子，都成了危房。

当时，三间土屋很便宜，卖了1000元钱，等于白送。但土屋闲在那里，没有人居住，比人的寿命都短。人住在里面，有烟气托着，屋子不会倒，可以住几代人。屋子怕空，一空就像人的孤独，熬不了几年，说完就完了。卖了，给买家有更大的用处，也是给那几间土屋的生命的延续。

我屋后那片芦苇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盖屋的时候，要垫屋台子，就地取土，用铲车铲的。盖屋前，

在距离宅基地30米开外的地方，挖下去将近半米，把屋台子垫高了半米，然后把屋盖在半米高的台子上。

我的那几间土屋位于村子的最西北角，向西、向北500米内，没有庄稼，除了盐碱地，就是茅草地，很开阔。北边有一个油田的加温站，算是我的近邻。

那些年，土地碱化严重，种庄稼靠天，雨水大，就涝了，雨水小，就旱了，风调雨顺的时候，庄稼才长得好。

我屋后那片芦苇地，在低洼处，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来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

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

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但每年母亲都执意去割那些芦苇。

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婚，两个女儿也在那里出生。那土屋，能遮风、能避雨，也能装得下日出日落、儿女情长。

2020年初冬，母亲得了重病，做了手术。出院不久，她一个人拿上镰刀，又一次把那些芦苇割倒，摊在了地上。

芦苇倒下了，母亲也倒下了。

后来，母亲走了，那些芦苇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一年年，孤独地生长，孤独地枯萎。

最后，那些芦苇，成了野草。



诗坛新作

崮顶日落 (外一首)

章芳

登顶的人群渐渐散开
很快，连窃窃私语都在虫鸣中失守
野海棠果将猩红献给晚霞
狗尾巴草沦陷 男孩泪光影影绰绰
一些人刚刚远去，不再有回路
一些结局从未能够抵达

比如，波浪与眼前群崮的匍匐重叠
寒武纪从纸上汹涌突起
从时间的树枝旁逸出花骨朵，惊艳大地
又比如，你们曾在海底看日落
我们在崮顶看日落和你们
谁又会在何处拾到日落时我凝望的目光

可以确定这不会是一次周而复始的落日
古平原的理想下沉，又抬升

石海

不要以为是海边的礁石群
不要以为有浩瀚如大海的石头
谁也想不到沂水山谷里竟藏着这样的秘密

一小片树林，树脚处石块翻滚涌动

坐在石块上，任凭目光
与石头的低语摩擦、碰撞
一场风暴吹过，我们看到了海底的倔强
一条鲸鱼游过，我们闻到了海水的气息

于是，如果必须以童年的名义
给这场通过石头与海洋重逢的浪漫命名
那就叫，石海
有一粒诗意的种子，正在跋涉千山万水

生活风景

冬至的饺子

马志丁

冬至，悄然降临。每至此，凛冽的寒风似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洁白的雪花如轻盈的仙子，翩翩起舞，开始将大地装点成如梦似幻的银白世界。在这冰天雪地的时节，我总会陷入对往昔冬至的深深追忆，那些与饺子紧密相连的温暖片段，如同璀璨星辰，在记忆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小时候，生活颇为清苦，饺子并非日常饮食，唯有逢年过节，尤其是冬至，它才会隆重登场。那时，大人们总会念叨着“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这质朴的话语中，蕴含着对传统习俗的敬畏与传承。

冬至前夕，家中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包饺子的各项事宜。父亲会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前往熙熙攘攘的集市，在人头攒动的肉摊前，他精心挑选出两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回到家中，父亲将肉仔细洗净，置于案板之上，操起锋利的菜刀，“叮叮当当”地剁了起来。那富有韵律的剁肉声，似一首激昂的乐曲，在小院中回荡，触动着我们早已按捺不住的味蕾，也仿佛在为即将来临的节日奏响欢快的序曲。

母亲则是将白菜细细切碎，再用盐腌制片刻，待水分渗出后，用力挤干。随后，将父亲剁碎的肉末与白菜混合在一起，加入适量的茴香面儿、大料面儿，撒上少许盐，然后便开始全神贯注地搅拌。母亲的双手在馅料中穿

梭自如，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不一会儿，那饺子馅儿便散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纯正香味。

擀饺子皮儿可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她将和好的面团置于案板上，熟练地揉成一条长长的、粗细均匀的细条，接着用刀切成一个个如大枣般大小的面剂子。母亲拿起一个面剂子，用手掌轻轻一压，使其变成扁片状，然后一手捏着扁片的边缘，一手拿起两头细中间粗的小擀面杖，如灵动的舞者般，在面皮上来回碾压。只见她动作轻盈流畅，几下功夫，一个边缘薄如蝉翼、中间稍厚的饺子皮儿便完美呈现。

包饺子于我们而言，既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场欢乐的家庭聚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手中的饺子皮在各自手中变幻出不同的模样。我们那儿的饺子，多半呈元宝状，寓意招财进宝，且吃起来方便顺滑。我努力模仿大人包饺子的动作，可手中的饺子却总是奇形怪状，不是馅料露了出来，就是形状歪扭得不成样子。大人们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嘴角挂着一抹宠溺的微笑。

冬至吃饺子，还有一套庄重而有趣的仪式。当饺子包好后，母亲会用高粱杆儿精心编制成的盖帘，小心翼翼地端起刚包好的生饺子，立在大锅边，静静等待厨房外面鞭炮声的响起。在鞭炮声响起的一瞬间，母亲便迅速将生饺子精准地推进翻滚着的开水

锅中，随后拿起勺子，顺着锅底轻轻来回推几下，防止饺子粘锅。饺子在锅中上下翻腾，将在这滚烫的热水中完成华丽的蜕变。

吃饺子，蒜汁是必不可少的灵魂伴侣。我们家有一个蒜臼子，却没有专门捣蒜的蒜锤。打我记事起，家中便一直用那根略笨笨的大擀面杖来捣蒜。别看它模样笨重，捣起蒜来却相当带劲。将几瓣蒜放入蒜臼子中，握住大擀面杖的一端，高高举起，再用力落下，一下、两下、三下……那蒜瓣在蒜臼子中迅速被捣碎，变成细腻的蒜泥。不一会儿，浓郁的蒜香便扑鼻而来。将捣好的蒜泥挖进碗里，加入适量的凉水，用筷子轻轻搅拌均匀，再滴入几滴香油和酱油。香油的醇厚与酱油的鲜美完美融合，瞬间激活了蒜汁的灵魂。当热气腾腾的饺子从锅中捞出，放入口中轻轻一咬，再蘸上这美味的蒜汁，那独特的冬至味道便如电流般瞬间通透全身，从舌尖一直蔓延至心底，让人陶醉其中，欲罢不能。

如今，吃饺子变得轻而易举，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速冻饺子和现成的饺子皮让人目不暇接。我们只需购买回家，简单加工即可。那亲手剁馅、擀皮、包制的过程，以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场景，都成为心中珍贵的回忆。每逢冬至，都让我深深怀念那些充满烟火气与爱的旧时光。